



我的音樂博士與教學之路

私の音楽博士と教育への道

My Study Process of Doctor in Musicology and My Teaching Career

文・圖—Panay Mulu 田奈・母路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其實，這輩子從未想過會跟「博士」這個頭銜沾上邊。連研究所都是讀大學時才聽過。對生長在部落的女孩而言，家人最大的期待與驕傲，莫過於考上師範學院，成為一名教師。

想當老師的夢

從小，耳邊總是充斥著媽媽催眠式的叮嚀，常道：「當一名老師是一個高尚而且有氣質的職業。」，或許因為媽媽受的是日本教育，在她心目中老師的社會地位是非常崇高，而且備受尊敬的。還記得，小時候媽媽常被人問及是否擔任教職，媽媽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說：「我很像老師嗎？我連小學都沒畢業呢！」，「但妳舉止端莊又有氣質，好像一名學校老師喔！」。我們都知道媽媽是多麼滿足於這個認為。從此，教職自然成了我學習的目標與志向。

至於家父，是一個從小就喜歡唸書的人，但由於奶奶覺得讀書是沒有用的，家裡的大片農地，又都需要大量人力，常強力反對家父升學念初中及高中，於是家父邊打工賺錢、邊幫家裡耕田勞動。存夠了錢再回學校唸書，雖然是斷斷續續的學習，最終仍完成了

高中學歷。在家父多年反覆描述的話中，我聽出他渴望唸大學的心聲，也嗅出他沒唸大學的遺憾。身為家中的三女，父母為了「招弟」，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把我剃了個光頭，還讓我穿上男孩子的衣服，甚至在別人面前，都不准我蹲下來上廁所。成長過程中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爸爸常說：「妳要是兒子多好。」之類的遺憾。或許為了圓爸爸念書的夢，或許是為了回饋他對我的



巴奈老師與里漏部落祭師及長輩們合影。

愛，討他開心。乘著父母期待，「唸書」、「當老師」就這樣填滿了我全部年輕歲月的

走上音樂教職之途

由於家庭信仰是基督教，從小到大在教會接觸到的樂器是風琴和鋼琴，唱的是西方的聖詩。這樣的環境奠定了我們家對西方音樂認識的基礎與喜愛。小學三年級我和父母曾以學校成績，作為買鋼琴的賭注，父母之後卻以沒經費為由食言。在我以荒廢學業為手段的激烈抗議下，再經父母幾番嚴肅討論後，雙親決定要賣地為我買一架日本原裝進口的鋼琴。那是部落的第一架鋼琴，當時木條釘製的木箱運到家門時，左右鄰居簇擁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接著學鋼琴的學費，對一名要養一家六口的公務人員而言，才是惡夢的開始。背負著父母親天大的恩惠與期望，我知道我沒有任何理由與藉口失敗或放棄。

我很幸運讀了人人稱羨的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後回花蓮新城國中擔任專任音樂教師。並在寒暑假跟隨恩師許常惠教授及老師研究所的學生進行部落田野調查，開始接觸原住民音樂與舞蹈。在這過程中醞釀了我對自身民族音樂文化的好奇與喜愛。

就讀研究所的決心與歷程

持續幾年用教學之餘，累積了一些數量的音樂採集資料，卻不知道要如何處理。



巴奈老師在部落做田野與部落耆老合影。

成長過程中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爸爸常說：「妳要是兒子多好。」之類的遺憾。或許為了圓爸爸念書的夢，也或許是為了回饋他對我的愛，討他開心。乘著父母期待，「唸書」、「當老師」就這樣填滿了我全部年輕歲月的





有別於在國中教書，無論是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與形式，在大學顯得靈活許多。自己的研究與教學，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的。在自身的研究框架與專業範疇中，設計出一套教材，並以學生最容易理解且吸收的方式進行課堂教學。



巴奈老師與港口部落的Ina Arik合影。

在許常惠教授的鼓勵與建議下，我決定考師範大學的研究所。第一次報考卻是再二個多月就要分娩的狀況下，我挺著一個大肚子參加考試，結果沒考上。之後為了照顧出世的兒子，一直等到他三歲時，我才又再次參加師大音樂研究所的考試，終於很幸運的考上。為了專心投入學業，我辭去任職九年的國中教職，引起家族一陣騷動，尤其我的父母，簡直無法接受。對原住民的女孩而言，教師不是人人稱羨的鐵飯碗嗎？父母親無法理解，並建議以留職停薪方式去唸書就好，但在老公全力支持下，我毅然決然離職北上唸書。

在研究所，我開始接觸民族音樂並整理多年的田野資料，原來想以阿美族豐年祭為論文題目，後來發現祭師不容輕易變更的儀式音樂中，蘊藏著阿美族更豐富的古典密碼，遂以祭師的「mirecuk」儀式音樂做為我碩士論文的主要內容。研究所畢業後我除了家居生活外，仍繼續田野工作，甚至常帶小孩、老公一起做田野。二年後，我有了女兒，在她二歲時我離開台灣，到福建師範大學音樂系考音樂學博士班，成為王耀華教授的博士生，以祭師歲時祭儀音樂論述，完成論文《靈路上的音樂》，並順利畢業取得博士學位。我的「音樂」之路，從西方音樂到民族音樂，從民族音樂到原住民族音樂，不僅拓展了我包容各種不同聲音的邊界，更重要的是，在身體與心靈的認知上，我更貼近屬於自己民族樂舞文化的內涵。

回到學校任教

有別於在國中教書，無論是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與形式，在大學顯得靈活許多。自己的研究與教學，基本上相輔相成的。在自身的研究框架與專業範疇中，設計出一套教材，並



巴奈老師帶學生一起做田野並與部落耆老合影。

以學生最容易理解且吸收的方式進行課堂教學。

雖然我的專業表面看來是「音樂」，但由於在原住民族中「樂」與「舞」是無法分割的，更清楚的說法，應該是歌唱必定伴隨著身體律動。當然這裡所謂的音樂，還包括旋律與歌詞兩種元素。而歌詞又有實詞與ha he/ha與hai/ho hai yan等襯詞之分。好不容易對所謂的音樂稍有理解，延伸出與舞蹈的關係，又是一個要解決的新課題。

另在原住民族的儀式中，除了音樂舞蹈，還有更多在不同儀式段落中的祭品與祭具等象徵意涵及相關的禱詞。也因先前累積了豐富多元的田野素材，在我的教學內容上，提供了相當充足的來源。為我在開設「樂舞文化」、「祭儀文化」，「飲食文化」等課程上，有了較為主體性的詮釋。

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而言，運用影音工具或許是介紹認識文化的捷徑。「親身參與」更是有溫度的貼近文化內核的具體實踐。要學

生到部落做田調，自己邊唱邊跳，或在田間戶外採集野菜，置身文化場域及脈絡中，體驗許多論述的真實原貌。因此，「從聲影看文化，藉親身參與有感動」成了我在教學上秉持的中心思想。

在教學路上與靈共舞

教學一直是我熱愛的工作，與有緣的生命相遇，本來就是值得珍惜的，能夠共同分享所學、教學相長，何嘗不是一件愉快的互動。隨著不同階段的學習內容與成果，教學成了我落實理論與實際的園地。無論是在國中教西方音樂，或在各大學院校教民族音樂與原住民族的樂舞文化，我願秉持部落老人的靈觀：「歌唱與樂舞是形塑靈與靈之間路段的元素」。那有溫度的樂舞教學就應該是建構一個流動著永恆能量的場域。讓聲音與身體藉著歌唱與樂舞，使人與人之間互為完全。我何其幸運在「音樂」與「教學」的追求與探索之路，享受著一年又一年與靈相遇的愉悅。◆



Panay Mulu
巴奈·母路

阿美族，出身花蓮縣薄薄部落。為了找回美麗的靈魂，1999年回復傳統姓名，「巴奈」是「美麗的稻穗」之意，「母路」為「祭儀中野柚的葉子」。目前任職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研究專長包括「原住民祭儀」、「樂舞文化」、「藝術管理」與「文化行政」等。歷年曾參與節目製作、文化傳承推廣計畫，及擔任相關文化基金會董事，迄今有數十年的實務經驗，企圖將二十多年部落的田野調查成果能藉由多元管道落實原住民文化之保存及傳承，期待原住民文化的深耕成長，開枝散葉，以強化原住民文化的深度與廣度。